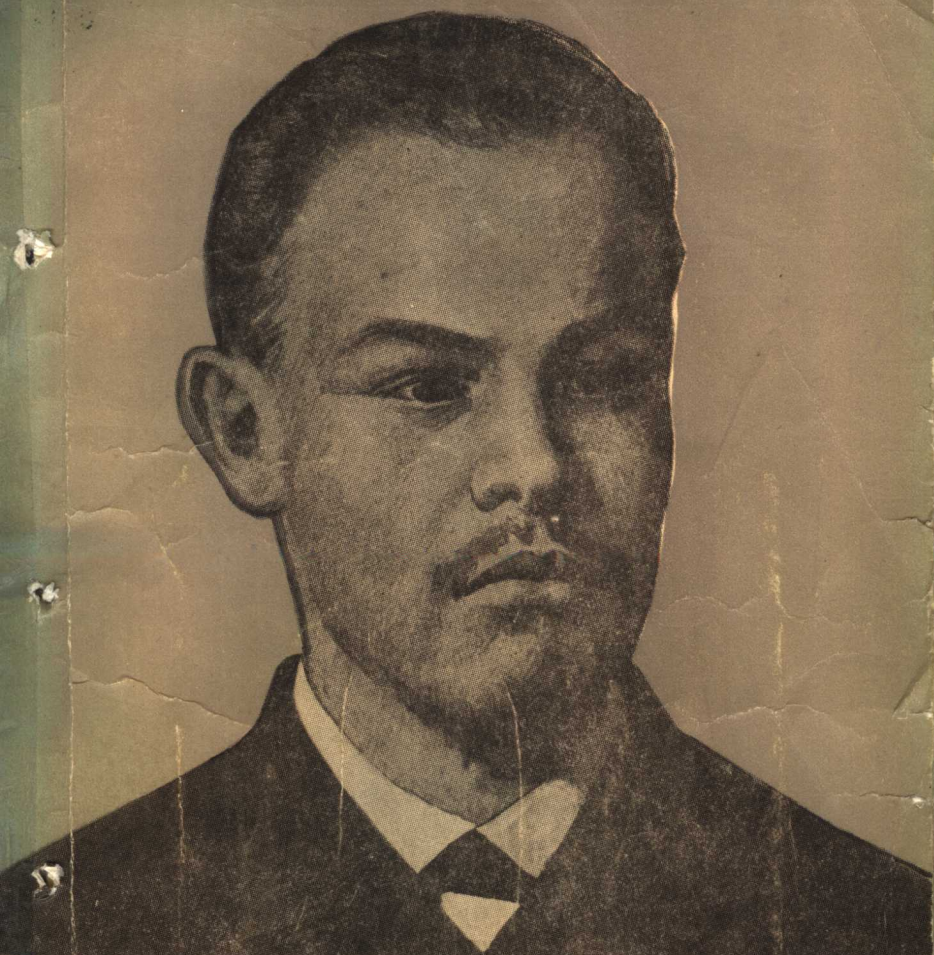




列宁的大学时代

北京出版社

623048

45.52
C513



列宁的大学时代

[苏] 尼·涅契沃洛多娃 著
列·列兹尼琴科

刘青林 译

宋 逮 校



10021748

收藏 5/19/11

北京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一部传记体小说。作者继《列宁的中学时代》之后，记述了列宁短暂而丰富的大学生活。书中详细描绘了列宁在喀山大学刻苦攻读、参加革命活动和第一次与沙皇专制制度进行面对面斗争的经历。

作者忠于史实，生动地刻画了伟大列宁青年时代的光辉形象，从一个侧面再现了十九世纪末期俄国历史的画面。

本书译自《列宁的青年时代》(Юность Ленина) 一九六三年版。中译本分为《列宁的中学时代》和《列宁的大学时代》两册。

列 宁 的 大 学 时 代

〔苏〕 尼·涅契沃洛多娃 著
列·列兹尼琴科

刘吉林 译

宋 速 校

*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75印张 138,000字

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9,600

书号：10071·519 定价：0.62元

目 录

第一章	帝国大学.....	(1)
第二章	开 端.....	(67)
第三章	风 暴.....	(99)
第四章	退学抗议.....	(135)
第五章	狱 中.....	(178)
第六章	“再见吧，喀山！.....”	(201)

第一章 帝国大学

一个短短的冬日就要结束了。时近黄昏，四周一切景物染上了一层透明的蓝色，而且迅速变得浓重起来。房顶上白濛濛的缕缕炊烟，在暗淡的天空中分外显眼。附近一个面包铺门前，煤气路灯亮了。一束幽幽的青光，投射在金黄色掉了皮的小面包和周围纷纷扬扬飘落的雪花上。对过，有一家小饭馆，名字简单而奇特，叫“精致”；这时，从饭馆里走出两个大学生。一个矮个儿，穿件深绿色的旧大衣，破狗皮领子已经掉了毛，他把双手插在大衣兜里，脚上穿着一双破鞋，在柔软的雪地上紧倒着双脚。另一个人高高的个子，头戴一顶大耳朵皮帽子，穿着兽医大学生的制服，两条长腿套着矮腰毡靴，大步走着。

“现在该吃点什么啦！……是不是？”那个叫谢尔盖·戈利科夫的矮个儿学生对同伴说着，回头看了一眼写着“便饭、茶水、咖啡、香烟一应俱全”的铁招牌，气哼哼地翻了翻小黑眼珠。“呸！什么玩意儿！也只好拿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填满肚子，免得它叫唤。你好开动脑筋，思考在课堂上听到

的那些漂亮话。请问：那些话有什么用？……过着庸庸碌碌的生活，叫一些讨厌透顶的鸡毛蒜皮的事儿弄得筋疲力尽，为生存而挣扎——这就是咱们生活的基本内容！”这个学生颧骨高高的脸上，现出深恶痛绝的表情。“您看：我今天又不能去上课啦！”

他停住脚步，抬起脚给同伴看：鞋掌掉了，用绳绑着。

“明天还得勒紧裤带，象个饿狼似的，跑出老远去找那个笨蛋学生补习功课。然后再死皮赖脸、低三下四地去找零活干……回到家——老婆还没生火，要钱，闹着搬家。屋子里冷得要命。冻得你头脑发僵，万念俱灰，只想躺在暖乎乎的被窝里望着天花板不再起来……真见鬼，这哪儿谈得上求学问！咱们念到三、四年级，对求学一点劲头儿也没有了，巴不得‘赶紧把毕业文凭混到手，找个暖和地方！上帝啊，快暖暖和身子吧！’此外，别无所求了……”

“哎，小伙子，别发牢骚啦！告诉您，只能怪咱们学生自己。咱们还没有认识到咱们的命运是多么渺小可怜，还在作美梦……”那个学兽医的大学生塔拉斯·亚罗申科操着浓重的乌克兰口音答道。他那薄薄的嘴唇，嘴角耷拉着两撇乌克兰式小胡子，使他那张瘦削的脸现出一种温和的嘲讽神情，两道浓眉联在一块，眉毛下的深眼窝里嵌着一双火辣辣的聪慧的眼睛。“你瞧，咱们还满怀希望，还天真地以为那些科学界的大人先生们英明正义，会来搭救咱们呢。他们愚弄咱们，咱们还一个劲儿地陪笑脸……”

他的话被一阵粗声粗气的吆喝声打断：

“当心啊！”

两匹肥壮的黑马，鬃毛上蒙着白霜，扭着细脖，拉着一辆雪橇马车，疾驰而来，车身漆得乌黑锃亮，两旁亮着车灯，垂着窗帘。车夫的坐位上，坐着一个拱肩缩背、身上围大皮袄的僧侣。

戈利科夫猛地停住脚，鞋跟咋地一响，作出立正姿势。然后两眼一瞪，肚子一腆，敬了个礼，嘴里紧叨咕：

“按御批礼仪规定，大学生遇皇帝、皇后、太子、大公、大公夫人、大公子女及其他皇亲国戚，应立正行举手礼；遇教育大臣、督学、总督、市长、主教，可不立正，而行举手礼……鄙人出于神圣之爱国热忱，特履行上述义务。乌——拉！”

雪橇板在轧平的雪地上嘎嘎作响，疾驰而过。赶车的僧侣惊异地回头望了望这个奇怪的学生。

“伙计，您别出洋相啦，这有什么用！”亚罗申科不以为然地说。

“我怎能不出洋相？！别的有什么可干的？您还要我造反怎么着？……”戈利科夫把冰凉的手往破大衣兜里一插，挑衅似地问。他想再说点什么，但咳了一声，没再开口。

两人经过贵族俱乐部，来到杰尔扎文公园。女修道院大教堂的钟楼上，响起了晚祷的钟声，低沉的声音在寒冷的空气中颤动。

“等一等！”戈利科夫停住脚步，对同伴说，“我和乌里扬诺夫约好在这儿碰头，他上图书馆去了。”

“乌里扬诺夫？！”

“弗拉基米尔·乌里扬诺夫。对了，就是您在彼得堡认

识的那位乌里扬诺夫的弟弟，那位参与‘三月一日案件’的英雄的弟弟。”

“真想见见亚历山大·伊里奇的弟弟……见识见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！”

“弗拉基米尔的哥哥被作为危险的国事犯处死了，但弗拉基米尔所在的中学仍不得不授予他金质奖章。这就足以说明很多问题了！”戈利科夫把戴着破手套的手指一扬，意味深长地说，“他可是个硬骨头！所有一年级‘毛头小伙子’里，就他一个人当选为同乡会代表。”

亚罗申科望了一眼杰尔扎文^①纪念像，笑了笑说：

“瞧，咱们这位诗人戴上雪帽头啦！”

这话逗得戈利科夫哈哈笑起来。这位乌克兰人纳闷地望着他：

“你们挺有交情吗？”

“前两天在吸烟室里辩论起杰利亚诺夫大臣的事儿来了。乌里扬诺夫顺便朗诵起这位诗人的诗，给杰利亚诺夫起外号：

蠢驴毕竟是蠢驴，
怎样打扮也于事无济；
在应该动动脑筋的时候，
它却只会把两只耳朵竖起……”

^① 杰尔扎文（1743—1816），俄国诗人。——译者注

“妙吧？”戈利科夫又笑起来，“你看，说着说着他来啦！”

亚罗申科怀着好奇心，半信半疑地打量着走到跟前的弗拉基米尔。乌里扬诺夫穿一件新的学生大衣，金属纽扣闪闪发亮，头上戴着一顶长毛绒的蓝色新制服帽。

“谢尔盖总是喜怒无常！”弗拉基米尔笑了笑，把手伸给谢尔盖·戈利科夫，然后探询地看了看亚罗申科。亚罗申科说了自己的姓名，他们握了握手。

谢尔盖介绍塔拉斯·亚罗申科：

“兽医学院的学生代表……一位可敬的、为四足动物治病救命的医生！”

“乌里扬诺夫！很高兴同您认识……大家快点走吧，不然要迟到啦！说实在的，我心里很着急，想早点听听莫斯科代表的发言呢！”

“这下子，咱们这一潭死水该起波澜了！”谢尔盖一边用手掌揉搓着耳朵，一边说。“饭厅里挤满了人，连个站脚的地方也没有了。大家情绪激动，争论着，不肯散去……都在议论那份关于‘厨子的孩子’的通令^①呢。而且不光咱们这儿，现在全市都在议论这件事呢！”

“就是嘛，由于杰利亚诺夫这位天才立法者的巨大努力，现在社会上两个阶层的界线更加分明：只有有钱的人才能受完好的教育，而平民和穷人只能愚昧无知。总而言之，千方百计不让俄罗斯再产生新的罗蒙诺索夫^②！”

① 指当年六月间沙皇政府颁布的“禁止车夫、仆役、厨子……一类人子弟入学”的法令。——译者注

② 罗蒙诺索夫（1711—1765），俄国伟大科学家、诗人。——译者注

谢尔盖以愤懑的语气补充说：

“一个担负教育人民职责的大臣，竟然在法律上剥夺人民的子女上学的权利！这简直是对俄国法律不能容忍的践踏！”

“同学呀，法律还不跟马车似的，从这边拐进去，再从那边儿跑出来！”亚罗申科点着香烟，冷笑一声，插话说。“法律对于弱者，是上帝对罪孽的惩罚，对于强者，它是管理愚民的手段。但是弱者和强者的标准，法律上并没有说明。反正这是我们常见的一种双足动物……”

弗拉基米尔喜欢这位说话一针见血的乌克兰人，那独特的长相也很吸引人；这位乌克兰人与乌里扬诺夫的目光相遇，他消除了最初对乌里扬诺夫抱有的疑虑，乌里扬诺夫那种淳朴、亲切、随和的态度博得了他的好感。

他们来到一幢两层的白石楼房跟前，这是一座伊奥尼亚式建筑，楼前矗立着一排高大的圆柱，在楼房正面有三个宽敞的大门。正中大门的墙上，有一排金光闪闪的大字：“帝国大学”。

从角落里闪出一个过路的人影。他步履蹒跚，看见学生，便瓮声瓮气地唱了起来：

蓝色的天空，蓝色的制服，

大学生游来荡去，无拘无束……

这是个典型的在鱼市上混的流浪汉。头戴一顶褪色的学生帽，帽檐裂开了，帽子上头扎着块脏手巾，手巾底下露出几绺火红色的头发；上身穿一件怪模怪样的黑衣服，上面点

缀着斑斑点点的油渍、面粉，袖口上镶着破旧的银带，脚上裹着破包脚布，穿一双旧胶鞋。

他走到学生们跟前，打了个欢迎手势，冲高个儿的亚罗申科，用滚瓜烂熟的语气低声说：

“‘我的朋友，我的兄弟，受苦受难的兄弟……’没有上帝，也不要沙皇！是这样吧？请赏两个钱，给这个好酒贪杯的小小文人——过去的大学生，真理的斗士……如今的叛徒和变节分子，我们的庇护神——喀山圣母显灵圣像神幡会的会员吧！……若不是喀山圣母，我还不早就完蛋成了饿死鬼了！上帝的孩子，但愿你们不要失去神圣的信仰，但愿上帝把你们从异端邪说的黑暗中拯救出来。不过你们免不了要上当受骗！”他对学生们画了个十字，低声说了句：“阿——门！……”

突然，他不再装模作样，冻得拱肩缩背，搓着两只手，用有气无力的声音直接了当地说：

“朋友，赏支烟抽吧，心里憋得慌。”

亚罗申科掏出一个木烟盒。流浪汉双手哆哆嗦嗦地接过一支烟，往耳朵上一塞。

“再给一支吧！”他用低沉的声音说，一双贪婪的眼睛露出悲哀，也现出了决心。

医科学生无动衷地揣起烟盒。流浪汉把牙咬得咯咯响，威胁地凑到他跟前，嘴里冲出一股呛人的酒气。亚罗申科攥起拳头，在他长满硬鬃般胡子的浮肿的脸上一晃。流浪汉慌神了，一双浑浊的眼睛无谓地眨巴着，推开兽医的手，责怪地笑了起来。

“哎，你呀！还是大学生呢……我说！”他俯下身，凑到亚罗申科耳边嘀咕：你告诉他们：谁要是肚子饿，明天到博戈亚夫连斯基家去吃蜜粥吧，让咱们给这个阔买卖人祈祷！酒可别喝多了，因为那玩意儿会叫人失去理智！‘Mens sana in corpore sana’^①。好喽……学者们！”他嘻皮笑脸地挥手告别，拖着胶鞋踢拉塌拉地往街上走去。然后扭过头瞪了一眼，用拳头比划着：“你们这些坏蛋学生，异教徒，过几天我们非来收拾你们不可！……”接着，他用酒鬼常有的那种低嗓门放声唱起来：

蓝色的天空……

亚罗申科嘿嘿笑起来。

“好象在哪本书里说过：‘不洁者非入口之物乃出口之言……’。”

“怪人一个！”谢尔盖插进一句时髦的话。“这样的人也要装做那种‘具有批判思想的人物’呢！”

“嗯……是啊。真是一种可悲的现象，”弗拉基米尔望着地面，说道，“他出于自尊，竭力掩饰自己内心的空虚，借插科打诨来自我解嘲。”

“不过，这个人为咱们学生的利益吃过苦头，”亚罗申科说，见弗拉基米尔投来探询的目光，便解释说，“三年前，他因参加学潮被开除学籍，被剥夺了在俄国上大学的权利。”

^① 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（拉丁语）。

“咱们将来不也得是这个下场啊!”谢尔盖半开玩笑地说。

大家拐过街口,从旁门走进校园,校园深处耸立着一座带圆顶的圆形楼房。

“最保险的地方是敌人的后方,”谢尔盖打开一道矮门说,“那些特务训导员^①现在正在礼拜堂里搜捕造反的学生呢……嗨,他们的狗鼻子要是嗅出这屋子里的气味,可乐坏啦!”

一间半明半暗的小穿堂里,一个看门的鞑靼人穿着绛得一道一道的黑棉坎肩,新剃的头上戴一顶黑色的圆毡帽,正在一个高高的瓷砖炉子旁边忙活着。

“尤素福,你好!”谢尔盖叫他,“咱们的人来了没有?”

“请进吧,先生!”看门人从兜里掏出一把大钥匙,顺石阶上去打开大门。他放大家进去时,对戈利科夫说:“请不要让你的同学唱歌……要肃静,守秩序……”

门嘎吱一声关上了,咋地一下上了锁。大家进到一间不大的外屋,打开玻璃门,里面就是圆形解剖室。一股甜丝丝的福尔马林气味扑鼻而来。

代表会议已经开始了。主席是一个留着两撇胡子、戴近视镜的学生,他责怪地看了看迟到的人,扶了扶棕色眼镜,把手一挥,继续讲了下去。谢尔盖紧走几步,来到黑色解剖台旁,在他身旁坐下。

弗拉基米尔摘下棉帽子,抖了抖帽子上的雪水。他解开

① 监视学生行动的学监。

大衣，和亚罗申科一块儿坐在一张空长凳上，四下里张望起来，他还是头一次进“解剖室”呢。

在拱形玻璃屋顶上，吊着一盏很大的比利时式电灯，带着白色铁罩。明亮的灯光投射在长桌和梯形坐位上。

靠着窗间的墙壁摆放着一排敞口的柜子，里面摆着盛标本的大玻璃瓶。对面的墙旁，堆放着解剖学直观教具；最上面是一具干枯的尸体和许多装满蜡状物的器皿；旁边立着一具人体骨架。

前排凳子上，坐的是各个大学生组织的代表。此外，还有各班班长、学生公意法庭的成员、同乡联合会的司库和学生秘密图书馆的管理员。

会议主席基里尔·纳扎罗夫是个医科学生，穿着一件磨得发了白的常礼服，敞着怀，用一副老练的演说家的腔调，一板一眼地说：

“……我们已经组成各种同乡会，我们深信，在我们同志之间可以互相支持，通过座谈和读书活动，可以提高我们的认识，增强我们的信念，我们的信念是真诚正直的，是为祖国利益服务的。可是，校方以开除学籍相威胁，要我们签字具结，保证既不参加同乡会，也不参加其它学生组织。我们大家决议：字可以签，但不执行他们的要求。朋友们，你们看，我们大家不顾校方干扰破坏，又团结起来了，我们的学生活动又开展起来了。现在，讨论第一个问题，由审判委员会宣布对马卡罗夫同学的判决，请审判委员会主席发言！”

谢尔盖站了起来：

“诸位先生！在向大家说明学生公意法庭判决之前，”他

郑重其事地宣布，“我们提请批准任命审判委员会一位新的委员，以代替因被校方开除而离职的一名委员。联合委员会提名由法律系四年级皮罗戈夫同学担任。”

“批准！认识他！够格！”一片喊声。

“皮罗戈夫，到前边儿来吧！”

一个生着浅黄头发、肩膀宽宽的学生，在他那憨厚的圆脸上，留着毛茸茸的胡子，不大情愿地走到前面。

“皮罗戈夫同学，根据法庭规则，您必须进行效忠宣誓。同学，您是否同意按规定方式宣誓？”

“同意！”这位候补法官强忍住笑答道。

“有什么好笑的！”谢尔盖正言厉色地制止他，“请您宣读这份誓词。转过脸去面向大家！”

皮罗戈夫竭力忍住笑，吭吭哧哧读起誓词来：

“我，皮罗戈夫·阿列克谢·尼古拉耶维奇，庄严宣誓，保证对犯罪事实和犯罪动机进行周密调查并公正审判。不论遇到什么情况，决不泄露任何机密，遭到警方或校方镇压时，决心全力维护审判委员会的完整与安全，即使在改变自己的信仰时，也不为那些企图以暴力手段破坏本组织的敌对势力服务。对于自己担负的任务，我保证认真负责、一丝不苟地完成。特此宣誓。”皮罗戈夫笑了笑，宣誓完毕。

“诸位！现已按全部规定宣誓完毕……”

大厅里响起一阵轻轻的笑声。一个学生把冒烟的烟卷往靠墙立着的那具骨架的牙缝里一塞，把骨架的手骨往上一举，作出个欢迎新法官的姿势。破坏了会场庄严的这种亵渎行动，引起了谢尔盖的不满。他瞥了那个同学一眼，拿起一把外科

手术用的小锤子敲了敲桌子。

“皮罗戈夫同学，我认定您已经获得公意法庭法官的崇高称号，请您在此就坐！”他指着桌旁的一个板凳，随手把誓词撕碎，以防不测。“现在，讨论马卡罗夫的问题。法庭审查了侦察委员会的证词，判决如下：‘鉴于马卡罗夫同学向学监告密，提供了关于辛比尔斯克同乡会的情报，从而导致学校当局采取了镇压手段，该人不得参加任何学生组织。’现在提请批准这一判决！哪位想发言？”

“我有个意见！”弗拉基米尔迅速站起来，说道，“马卡罗夫的行为已构成背信弃义，因此我提议，法庭判决应补充一条：‘对于每一个同学来说，与马卡罗夫认识，至少应算是一种耻辱。如遇马卡罗夫受欺负，学生法庭应拒绝对他进行保护’。”

“马卡罗夫不是有意这样干的，同乡会的事儿他不过说是说走了嘴，”一个学生反驳说。

“在当前情况下，信口开河就是背叛行为！”弗拉基米尔转身对着说话的那个人，斩钉截铁地说。

大家同意他的意见，与马卡罗夫绝交的建议获得通过。

基里尔扶扶眼镜，捂住嘴咳了一下。

“诸位！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，是如何反对那个强加于我们的无理的校规。我们学生处于那些特务学监的监视之下，就象当年尼古拉时代一样，学生又成了政府当局注意的主要目标了。学费提高了四倍，学生吃不饱，而在学校经费中，有百分之七十的亚历山大奖学金^①连动也

①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设立的奖学金，授予“政治思想可靠”的贫苦学生。

没动……教学水平急剧下降，上课人数减少。学校当局要干什么，上头到底在打什么主意？……”

“这很清楚：‘学生是祸水，学问是祸根！’”弗拉基米尔嘲讽地答了一句。

“中学情况怎么样呢？”基里尔接着说，“昨天还企图在古典教育中找出路，千方百计地推行古典教育，现在干脆禁止平民入学了。在入学履历表上有一栏问：‘拥有房间数和仆人数？’另外，听说国民教育大臣……”

“愚民大臣！”有些听众愤愤地说。

“有个密令……无论如何不能让在高年级学习的穷苦阶层的子弟中学毕业。凡是洗衣服的、做工的、赶车的、做小买卖的，这些人家的子女即使平时门门五分，考试成绩也注定要不及格，经过补考，也照样不能及格，因而被开除学籍……”

“真卑鄙！”

“他们当中那些最有才能的人，心里该多么愤愤不平啊！”弗拉基米尔听着基里尔的话，心想。

“大家静一静！”纳扎罗夫眼里闪出愤怒的光芒，举起手来，“前几天，咱们有八名代表给搞掉了，八个优秀的同学被开除学籍。现在又发生一件岂有此理的事情。什波良斯基同学，您来说说吧！”

维齐克·什波良斯基，一个面容清秀的瘦瘦的小伙子站了起来，手里揉搓着帽子，急得结结巴巴地说：

“去年，我考进了数学物理系一年级。我认真听课，各科成绩优秀。前两天，把我叫到办公室，通知我，说我已被开